

HEINZ KONSALIK 著・張雪櫻譯

夏日情焰





皇冠
CROWN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一〇六四種

當代名著精選之二一〇

夏日情焰

SUMMER WITH DANICA

©1973

原 著：HEINZ KONSALIK

譯 者：張 雪 櫻

發行人：平 鑫 海

出版經理：張 柱 國

出版者：皇 冠 出 版 社

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

郵撥0010426—9帳戶

電 話：7003422

登 記 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編譯委員：張 時、彭中原、茅及餘

趙爾心、雲 菁、陳楚華、余國芳

林靜華、林少岩、鍾衍倫、戴國光

湯新華、麥倩宜、姜思娜、謝瑛玲

主 編：余國芳

策 劃：施寄青

美術設計：吳璧人、顏玉惠

校 對：曹美珠、劉秋娥、鮑秀珍

印 刷 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

電 話：7071139

第一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月

著作權及版權所有。盜印必究

本書定價：新台幣100元

HEINZ KONSALIK 著・張雪櫻譯

夏日情焰



HEINZ KONSALIK 著・張雪櫻譯

夏日情焰

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

當代名著精選210

夏日情焰

主要人物表

亞歷山大·柯里爾——即沙夏·柯里爾，歷盡創傷的醫生。
丹妮卡·羅必克——深愛亞歷山大·柯里爾的年輕女郎。
皮塔·羅必克——丹妮卡的父親，倔強暴躁。
克拉娜·索美可夫——女鋼琴家，柯里爾對她有救命之恩。

1

他來伊斯特里亞尋死。

至於究竟要死在何處，以及怎樣死掉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但既不是因為健康欠佳，或身受痛苦，也未察覺自己確有任何潛在惡疾，而使他想到不如搶先結束生命。

他就是不想再活下去，他厭惡生命。已經爲想到擁有健全的身體、清明的頭腦就得繼續呼吸下去，所引起的這項非常厭惡所壓倒。

在這個重要時刻，他對自己承諾一件事，那就是回到他曾一度享有充滿喜悅之幸福的那個地方。他想，我要再一次站在那使我真正理解一個人能多麼熱愛另一個人的地方，然後，將整個事件告一結束。

他會作最後一次醉飲，光榮地醉飲，就像這幾年來，他一晚連一晚地所做的。然後，採行最後一

步：果敢地憑藉本身所受的醫學訓練，徹底而有效的完成這一步。

他還無法確定怎樣做，只知道這要快，非常快，而且，如果可能，要無痛苦。他想，生命在告終的時候，甚至不值得一聲呻吟或喊叫。

我會思考些什麼。畢竟，一位做醫生的，不管如何，都瞭解死亡。

可是，現在，突然間，他的計劃出了紕漏。他從克拉根福與盧布拉納，循着路況很好的公路驅車而下，逕往素以岩洞聞名的波斯托納，駛向科帕和海岸。

他想，我要再在那兒消度一晚，然後，開車通過伊斯特里亞到普拉。

那兒就是他的旅程終點。

他要把車子留在一處停車場，並在擋風玻璃上附張條子：『這輛車子的發現者可以保有它。』

他會想到希爾黛、克里斯馨以及蒙妮卡，然後，結束自己的生命。

等他經過柯辛拉的十字路，上了主線道，行駛於荒涼的石灰岩層、矮小的針葉樹與石楠類植物、橡樹和西洋杉之間，他感覺自己好像駛進一處真空。

車至盧布拉納，炎熱的夏陽鞭撻着車身，他已把所有車窗搖下，但仍渾身浸在汗液裏。這時，突然天空轉黑，彷彿太陽給拉上一層厚厚的簾幕，大的雨點打在覆蓋着塵灰的車身上，路面變得跟肥皂一樣滑溜，他已減速行駛。

雨繼續在下，但風已完全止息。

孤獨的寂寞教人窒息。路上只有他和他的汽車。圍繞在他四周的荒涼小山已經變成灰色；有一會兒他想：這就是世界末日的光景。全都是灰色，沒有顏色，徹底的死滅……

他停車，走出來，站在雨中，感受到空氣完全的靜止。樹木一點也沒有搖動；雨水從無色的天空傾盆而下。

他吃驚地發現很難呼吸。加諸肺部與抵住胸膛的壓力，迫使他回到車內。就在他關上車門的時候，天空似乎倒塌下來，像一隻有力的拳頭，碎然而落。

一陣可怕的狂風襲擊着車身，雨變成一堵堅實的水牆，車身搖動，他本能地再度發動引擎，小心地踩油門，腦子裏想着離開這處居高而暴露的地方，駛進下面靠近路邊的岩石掩護處。

但已太遲。

狂風再度肆虐。他感到車身不再受他控制；它的機械作用和他本人的駕駛技術，已經無法對付呼嘯地越過鄉間，直襲大海的風暴。整個汽車像顆旋轉的小石，給猛然拉離地面，舞着越過平滑的道路，升入空中，再度跌落，然後，彈進路旁的險峻低處。

透過雨水的簾幕，他見到前面的深淵，沒命地轉動方向盤，無意義地踩着油門。這時，他猛然打轉，再一次瞥見無色的天空，山坡現在看來像是任由波浪鞭打。一種失重感覺圍繞着他，他知道自己正在天空飛行。

他想：我要死，但不是這個樣子！況且，我也要再一次見到普拉。我還有那麼多事要做……上帝

搶先介入，我並不特別感激。

他感到這次碰撞，聽到破碎金屬的尖銳刺耳聲。很荒謬的是喇叭開始響起。他感覺到有點什麼從他體內噴出，心裏大為恐慌。

「不！」他尖叫。「別讓我燒起來！」然後，他的腦子停止作用。他的最後感覺是一次真正的恐怖。

雨還在繼續下着，遠處的海在沸騰，人們奔跑找尋遮掩……這是吹襲亞得里亞海沿岸的「布拉」季節風，帶來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可怕風暴，而這是他們多少年來最糟的一次。

屋頂掀掉了，樹木攔腰折斷，道路爲墜石所阻塞。

消防隊、警察以及軍方，全都進入警戒狀態。

入晚，損害程度已經十分明顯：死亡七人，四十三人受傷，二十七幢房屋被毀，許多道路阻塞不通。沒有人還會計較遭到蹂躪的園地。一個災難善後委員會已在科帕成立，清除道路的車輦從盧布拉納隆隆南下，駛向海岸。

在強勁的大雨中，這些車輛通過「布拉」風暴曾將一輛德國車吹離道路，落在斷崖邊的那個地方。沒有人發現它，因爲從路上看不見這輛車，它是懸在兩株矮西洋杉之間，堅實地楔住，一動也不動，是一處離路面約一百公尺的陡峭地點。這兩株樹就像一對巨大粗糙的手，緊緊地將汽車抱住。

他醒轉，因爲有人在撫摩他的臉。或者不是真的撫摩，他明白，而是重重地攔打，一而再，再而

三。左一巴掌，右一巴掌——這是一項使得一個失去知覺的人醒轉的方法，雖嫌激烈，却很有效。

無力地，他睜開眼。起初，他所見到的，只有那隻攔他耳光的手。

『住手！』他呻吟。『別打了，看在上帝份上！我已經醒過來了。』

手縮回去了，就在這兒，他見到一個頭和一塊飄動的頭巾。

他抬起頭來，見到一張濕漉漉的臉龐，吸水的頭髮沾在上面，一個太過溫柔的聲音，和那隻狠狠的手似乎有欠調和：『你終於恢復知覺了！』

他躺着一動也未動，根本感覺不到痛苦，只對濕濕的皮膚感到不適。

他想，一個女孩。天堂裏的天使不戴頭巾，不是我所知道的那一種。

『你痛嗎？』她問。她有一副清脆的嗓音，只是說話帶點刺耳的斯拉夫腔。他搖搖頭，但吃驚地發現自己居然能夠這樣做。

『不。爲什麼妳說德語？』

『你的汽車有塊德國車牌。』

『且說，我現在是在那裏？』

『在路下面一處峭壁的突出部，你的頭在草裏，兩腿則在一株樹裏。』

他想微笑，這看來很有趣——她表達的方式。『我很抱歉！』他說。『這不是我慣常的姿勢，我向妳担保。我的車子在那裏？』

『在這處斜坡下幾公尺的地方，夾在兩株樹之間。你能移動嗎？不——小心一點。如果你把腳從樹裏抽走，你就會跌下去。我無法抱住你，你太重了。』

『八十二公斤。』他躺着完全不動，明白這項危險。『那麼，我該怎麼做？』

『我會抱住你，當我把你拉上突出部，你得脫離這株樹。這應該管用——因為這兒有足夠的空間。』

『倘使不行呢？』

『那麼，你就會跌下去。』

『帶着妳跟我？』

『或許。』

『那就太冒險了。』

『但你能停留在半空裏太久。』當他把抱在路肢窩下，她便從他的視線下消失，然後，他看見兩隻修長的黑靴出現在他的頭兩邊，靴跟踩進這處突出部的軟土內。

『現在呢？』她問。

『等着。』他將雙手舉高一些，抓住她的皮靴。雨已經停了，但風仍然強勁。她的臉龐再度在他上面出現，這回沒有頭巾圍着。一張年輕漂亮的臉，美好的輪廓，大大的眼睛。

『妳怎麼發現我的？』